

鏡

花

緣

鏡花緣卷十二

第五十八回

史將軍罷石失機

宰少女途中得勝

話說三人走了幾日行至中途只聽過往人傳說史  
逸業已被難隨卽遁行這日來到小瀛洲山下天色  
已晚三人止步意欲覓店歇宿衆家將道這座大山  
周圍數百里向無人烟裏面強盜最多豺狼虎豹無  
所不有每每出來傷人因此山下益無人家必須再  
走一二千里才有歇處文其道此處既有強盜倒要

會他一會且替客商除除害也是好事文節道如此  
甚好我們且去望望這些強盜從未見過究竟是何  
模樣承志聽了不覺發急道一位賢弟你看天色業  
已黃昏不但山路崎嶇難以上去即使上去遇見強  
盜你又何能見他模樣真若日後隴石回來起個絕  
早再去看罷此時駱家兄弟存亡未卜二位既仗義  
而來自應趨路豈可在此耽擱素日我在山南海北  
見的強盜最多你要問他面目以及名色我都深知  
且隨我來等我慢慢細講於是攜了二人一齊舉步  
文節道請教兄長世間強盜是何面目共有幾等名

此宗大盜  
不在山林  
奇苑

色承志道。若論面目，他們面上真不塗抹黑烟，把本來面目久已失了。你却從何看起？惟有冷眼看他，或者略得其神。文師道：請教怎樣看法？承志道：你只看他一經有錢有勢，他就百般驕傲，及至無錢無勢，他就各種詭媚滿面，雖然含笑心中却懷不良，滿嘴蹉跎甜言，月中却藏歹意。諸如此類，雖未得其皮毛，也就略見一斑了。其中最易辨的，就只那雙眼。因他見錢眼紅，所以易辯。文師道：請教名色呢？承志道：若論名色，有殺人放火的強盜，有圖財害命的強盜，真道只得這幾種麼？承志聽了，隨口答道：豈止這幾

種有不敬天地的強盜有不尊君上的強盜有藐視  
神明的強盜有毀謗聖賢的強盜有忘了祖先的強  
盜有不孝父母的強盜有欺兄滅嫂的強盜有逆長  
犯上的強盜有誣罔正人的強盜有欺壓貞善的強  
盜有凌辱孤寡的強盜有挾制貧窮的強盜有損人  
利己的強盜有口是心非的強盜有語言惑眾的強  
盜有惡口咒人的強盜有負義忘恩的強盜有嫌貧  
愛富的強盜有不安本分的強盜有無事生非的強  
盜有作踐廟宇的強盜有穢溺字紙的強盜有輕棄  
五穀的強盜有荼毒生靈的強盜有暗箭傷人的強

盜有借刀殺人的強盜有造言害人的強盜有設計  
坑人的強盜有淫人妻女的強盜有誘人子弟的強  
盜有離人骨肉的強盜有閒人弟兄的強盜有破人  
婚姻的強盜有引人嫖賭的強盜有謀人財產的強  
盜有奪人事業的強盜有壞人名節的強盜有陷人  
不義的強盜有唆人興訟的強盜有唆人不和的強  
盜有說人閨鬨的強盜有說人是非的強盜諸如此  
類一時何能說得許多只顧閒談不知不覺離了小  
瀛洲已有二三十里且喜前面已有人家我們趁早  
投宿以便明早趨路上前覓店安歇不一日趕到龍

右細細打聽原來史逸被武九思大兵掩殺及至退  
到大關城他已陷只得遠逃現在武九思在此鎮守  
三人卽到各處探聽駱承志下落毫無影響這日又  
在街上偵探遇一老者問起駱公子消息那老者輕  
輕說道你們問的莫非賓王之子駱太郎麼文旆見  
他不敢高聲卽到跟前附耳道我們問的正是此人  
求老翁指教老者聽了也在文旆耳邊輕輕說了幾  
句文旆聽罷不覺喊道既如此你又何必輕輕細語  
真真混鬧那老者見他喊叫慌忙跑開文旆埋怨道  
二哥只管慢慢盤問爲何大驚小怪把他嚇走剛才

他說駱家哥哥現在何處文蓀道你道他到什麼他  
道你問駱公子麼我說正是他道你們問他怎麼我  
說我要問他下落他道原來你要問他下落我實對  
你說罷我只曉得他是欽命要犯至於下落我却不知  
余承志道這個老兒說來說去原來也同我們一樣文蓀道誰知我低聲下氣恭恭敬敬却去喫他一個冷悶文蓀搔首道杳無消息這却怎處此番辛苦  
豈不用在空地三人一連又找數日也是枉然只得商議且回淮南走了幾日出了隴右邊界這日又到小瀛洲山下文蓀正想上山望望忽見有員小

將帶着一夥強人圍着一個女子在那裏戰鬥，戰了多時。那小將看看抵擋不住，余承志道：「遠遠望去那個少年宛似駱家兄弟，可惜不能問話。這却怎好？」文篩道：「我們何不助他一臂之力？」文冀道：「既是駱家兄弟，余承志哥哥且去同他答話。」我們與這女子迎敵，即同文蔚身邊各取利刀，迎了上去。大聲喊道：「女子休得逞強！」我二人來了，登時鬪在一處。余承志叫道：「那位可是駱家兄弟？」駱承志聽了，撇了女將，把余承志上下打量，雖多年未見，究竟面貌相似，因大聲問道：「尊駕莫非徐家哥哥？」因何到此？余承志慌忙上前。

把面投血書，今同文蕭文其來此探聽，方消息。話略略說了幾句，因問道：「賢弟到此幾年，爲何與這女子爭鬪？」駱承志道：「此話提起甚長。我們把這女子殺了，慢慢再講。」各舉利刀，一齊上前。那女子雖然武藝高強，那里敵得四員小將？看看刀法散亂，力怯難支。忽聽遠遠有員小將喊道：「駱家哥哥並諸位壯士，休要動手！莫把我的小娘子傷害！」我史述來了，駱承志連忙跳出圈子，叫道：「史家兄弟，此話怎講？」史述道：「兄長且請三位壯士暫停貴手。」小弟慢慢講這緣故。衆人聽的明白，只得住手。退後，女子叫道：「原來是史述。」

表兄爲何却在此處駱承志道既是親眷此非說話  
之地且請上山慢慢再講大家一齊上山走了多時  
進了山寨女子往後寨去了駱承志指着史述向余  
承志道此卽史伯伯之子名叫史述當日兄弟自軍  
前分手逃到隴右見了史伯伯呈了血書蒙史伯伯  
收留改爲恪姓命跟教師習學諸般武藝至今十有  
餘年史伯伯人欲起兵保主上復位因常觀天象武  
后氣數正旺唐家國運未轉耽擱多年這幾年武后  
氣運日見消敗紫微垣已吐光芒雖因武后回光反  
照氣運已衰正好一舉成功不料起兵未久竟致全

軍覆沒史伯伯不知逃奔何處小弟同史家兄弟蒙  
史伯伯派在後隊接應因大事已去只得帶了本隊  
一千人馬逃至此山山上向有數百強人聚集多年  
他見我們弟兄驍勇情願歸降我們正在有家難奔  
有國難投見他如此因此暫在此山權且避難不想  
今日得遇三位仁兄真是三生有幸不知史家兄弟  
與這女子是何親眷史述道剛才兄長與這女子戰  
鬪小弟卽將他的車轎人口搶擄上山意欲拷問爲  
何來探行藏誰知却是小弟舅母又是小弟岳母洛  
承志道此話怎講史述道小弟母舅姓宰名宗當年

曾任隴右都督久已去世寄居西蜀舅母申氏膝下  
兩個表妹一名翠銀蟾一名翠玉蟾那銀蟾卽家君  
自幼代弟所聘者剛才那貞女將就是玉蟾因考才  
女一事同了母親姐姐並兩個姨表姊妹一名閨蘭  
蓀一名畢全貞回籍赴試從此路過我玉蟾表妹素  
日最孝他恐山上藏有虎豹驚嚇老母前來探路那  
知我們只當他有意來探行藏與他爭鬪若非問明  
幾乎誤事這三位兄長尊姓大名從何到此洛承志  
將三人名姓來意說了史述這才明白深讚三人義  
氣洛承志再三拜謝隨命下人大排筵宴翠氏姊妹

卽同母親別了史述帶着蘭蓀全員應試去了忽有  
小卒來報武九思家督不曰從此經過史述同洛承  
志聽了當時計議要去報讐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麥筍合縫處旣無鑿鑿之痕復如錦如火可稱化

工蔬菴

金瓶梅卷十二

第五十九回

洛公子山中避難

史英豪嶺下招兵

話說史述聞武允思家眷不日從此經過卽同洛承志商量意欲把九思家口殺害以報陷城之讐余承志道史家哥哥固志在報讐但他的家眷豈無兵將護送縱使殺害他又豈肯干休一經領兵到此豈非泰山壓卵史伯伯兵馬數萬尚且不能取勝何況今日人馬不滿兩千據小弟愚見且把報讐之事暫緩

莫若招集舊日部曲以爲日後勤王之計最爲上策此處雖得山田又多又能容得人馬剛才小弟細細盼望儘可藏身况史伯伯在此多年官聲甚好各兵受恩深重看來也還易於招集俟兵馬充足別處一有勤王之信此處也卽起兵相助二位在此旣不替天行道又不打劫平民自耕自種與人無爭眼前旣可保全將來亦不失勤王功業二位以爲何如史述同洛承志聽了個個點頭稱善就命各兵在山前山後播種五穀積草屯糧並暗暗招集人馬三人住了幾日屢要告歸因史洛二人再三挽留又住幾時才

同回淮南見了文芸，把上項話說了。文芸正在三番  
兩次差人打聽今見他們回來，這才放心。余永志兄  
了妻子妹妹也把此事告知麗蓉道：此處兩位姐姐  
不日要赴縣考意欲約我二人同去。妹子因哥哥前  
在船上有不可去之話，所以再三推辭。誰知伯母竟  
將我們履歷業已開報並囑我們陪伴同去。妹子只  
得含糊答應。俟哥哥回來再去覆命。哥哥你道如何？  
余承志道：伯母既如此高興，自應同去爲是。況此間  
之事，也須耽擱兩年方有頭緒。你們借此出去消遣  
消遣，也省我許多耗費。麗蓉同司徒斌兒聽了甚喜。

卽去見了林書香陽墨香，告知此意，二人得有伴侶歡喜非常。因將乳母之女崔小鶯喚出，與二人叩拜行禮。麗蓉連忙捲起還禮道：我們時常見面，今日爲何忽又行此大禮？姍兒也還禮道：莫非要求我們做媒麼？書香道：姐姐休得取笑！此女雖是乳母所生，自幼與妹子耳鬢廝磨，朝夕相聚，就如自己姊妹一般。並且我同墨香妹妹在家讀書，也是他伴讀，時刻不離。真是情同骨肉，更喜他心靈性巧，書到跟前，一讀便會。所有書法學問，竟在我們姊妹之上。今逢考試，大典乃自古未有，奇遇妹子，意欲帶他同去考考。他

因二位姐姐曉得他的出身，求我們轉懇將來應試。全仗包涵替他遮掩，掩嬈兒道：這個何消囑付。妹子向在淑士也曾充過宮娥，遠有何妨？麗華道：既如此，我們竟要叨長，將來不稱崔姑娘，竟要呼作小鸞。妹妹了崔小鸞道：得蒙二位小姐如此提攜，自當永感不忘。此後惟以師禮事之，並且竟要大膽，如在人前只好以姐姐老師呼之了。墨香笑道：姐姐老師向無此稱，莫若竟呼姐姐。把老師二字放在心裏，叫作心到神知。罷過了幾時，章府大小姐蔡蘭芳，二小姐譚蕙芳，三小姐葉瓊芳，四小姐褚月芳都從河東節

度衙門起身來約文府二位小姐同回祖籍赴試於是書香墨香約會麗蓉斌兒帶了崔小鶯一共九人同到江南喜得郡縣兩考都得中式回到淮南略爲耽擱卽向西京進發恰好行了幾日適值唐閨臣林婉如洛紅蕖廉錦楓田鳳翹秦小春宋良箴顏紫綃黎紅紅盧亭亭枝蘭音陰若花也上長安二十一位才女竟於中途巧遇婉如同麗蓉斌兒彼此道了久澗並謝麗蓉神彈相救之力斌兒見了閨臣再三道謝當日寄父救援之恩此時聞在小蓬萊修行頗爲喜怒落紅蕖得了哥哥在小瀛洲避難下落這才放

心把此事告知宋良箴，大家說說笑笑，一路頗不寂  
寥。這日天晚下店，只見許多兵丁圍着一個木籠裝  
着一員小將，滿面病容，繩索捆綁。後面有一武官押  
着出了店門，簇擁而去。只聽衆兵紛紛言講：這個小  
將乃九王爺之子，本名李素，如今改作宋素，在逃多  
年。今日才被擒獲，這話登時傳到宋良箴耳內，嚇得  
驚慌失色，淚落不止。只得背着衆人再三懇求閨臣  
紅蕖，想個解救之法。二人躊躇多時，毫無計策。因將  
多九公找來，暗商議。九公搖頭道：他是欽命要犯，  
有何解救？難道我們把他劫奪回來，安有此理？正在

議論適值顏紫綃走來問知此事忖了一忖道九公且去打聽他們今夜要投何處此番捉獲還是本人犯了重罪還是爲着當年九王爺之事如果本人並未犯罪仍爲當年之事咱看良箴姐姐分上倒可挺身前去憑着全身本領或可救他也未可知良箴聽了不覺轉悲爲喜再三道謝卽託九公前去打聽閭臣恐人多嘴雜說話不便卽同良箴紅蕖紫綃另在一房居住暗託若花蘭音陪伴衆人不多時多九公打聽回來道這員武官姓熊不知何名人都叫他熊大郎乃本地督捕今擒了宋素因是欲命要犯惟恐

路上有失連夜要解都督衙門業已向東去了紫納道九公可曾打聽宋公子何以被他擒獲多九公道聞得前面過去五十里有兩個村庄一名宋家村一名燕家村兩村相離甚近宋家村內有一富戶名叫宋斯外號叫作奸善當日宋素逃到他家宋斯因他少年英俊就認爲義子收留在家並將甥女燕紫瓊許他爲妻向未婚配誰知宋素右眼是個重瞳太后因他日久在逃忽然想起重瞳是個憑據特發密旨命天下大臣細心訪拏宋素向日常在教場習武人都叫他三眼彪現在身患重病因此毫不費事就被

擒獲良箴聽了這才明白紫綃知宋素藍未另犯重罪才允定了晚土必去解救當時多九公仍去外面照料到晚四個姊妹同衆人飯罷歸房良箴另外備了幾樣酒餚與顏紫綃壯威敬了幾杯天已黃昏良箴道紫綃姐姐好去了惟恐他們去遠何能趕上紫綃笑道姐姐不妨他若去遠咱有甲馬若拴上四個做起神行法任他去遠咱也趕得上良箴道這甲馬不知別人拴上也能行麼紫綃道如何不能只要把咒語一念他就走了良箴道若果如此將來姐姐何不替我拴上兩個我也跟着頑頑呢紫綃道這個雖

可但路上必須把葷戒了才能飛跑若嘴饞暗地喫了葷直要奔一世才能住哩紅蕖笑道姐姐何必聽他瘋話他又何必要用甲馬前在嶺南閨臣姐姐託他寄信不過半個時辰往返已是四五十里就拴百十甲馬也無那般迅速閨臣道只顧閒談姐姐你聽外面已起更了紫綃忙起身道此時可行了於是換了衣履繫了絲綵紮了魚婆巾胸前插了寶劍仍是一色通紅三人正看他結束只聽說聲去了將身一縱不知去向良久一見口中只呼奇怪連忙趕到門外仰頭一望只見月色橫空何嘗有個人形因轉身

進來道：紫綃姐姐有此本領，大約我哥哥性命可以無憂了。閨臣道：他若無驚人手段，何敢冒昧挺身而去？此事大可放心。古來女劍俠如韓隱娘、紅線之類，所行所爲莫不千奇百怪。何在救脫一人？他們只要所行在理，若教他枉法亂爲，只怕不能。你只看他務要打聽宋公子有無犯罪，才肯解救。卽此已可概見。當日姐姐執意不肯應試，若非眾人一力攬掇，姐姐那肯同來？誰知今日倒與公子得了一條生路，雖吉人天相，亦是上天不絕忠良。之後紅蕖道：嫂嫂剛才趕到外面，可見紫綃姐姐向那方飛去？良箴道：我出

去一望惟見一天星月那有人形如此奇才。這是平  
生罕見但賢妹剛才爲何又以嫂嫂相稱前日所說  
機事不密則害成那句話真非忘了只顧如此設或  
有人盤根問底一時答對訛錯露出馬腳豈不有誤  
大事紅蕖道這是妹子偶爾順口稱錯此後自當時  
刻留心三人談之許久漸漸已轉四更正在盼望只  
聽嗖的一聲顏紫綃忽從外面飛進隨後又有一個  
女子也飛了進來身穿紫紬短袄下穿紫紬棉褲頭  
上束着紫紬魚婆巾脚下露着三寸紫繡鞋腰繫一  
條紫色絲絛胸前斜插一口紫鞘寶劍生得面似桃

花與顏紫綃打扮一模一樣三人一見不解何意嚇的連忙立起良箴心中有事慌忙聞道紫綃姐姐可曾將我哥哥解救此時現在何處這位姐姐却是何人爲何與你同來顏紫綃道姐姐你道這人是誰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責大任者英雄而勢窮力竭有時束手有神通者仙佛而銷聲匿跡與世忘情惟介乎人與仙佛之間者其劍俠乎予磨劍十年何處覓空空妙手疏

卷

鏡花緣卷十二

第六十四回

熊大郎途中失要犯

燕小姐堂上宴嘉賓

話說顏紫綃向宋良箴道：「這位姐姐，你道是誰？原來  
都是令親姐姐。莫慌！咱們忙了多時，身子乏倦，且請  
坐了再講。大家序了坐。」紫綃又接着說道：「剛才咱從  
此間出去到了中途，忽然遇見這位姐姐，問起名姓，  
原來姓燕，名紫瓊，河東人氏。自幼跟着哥哥學得劍  
術，今因丈夫有難，特奉母命前去相救。他也問咱名

姓咱將來意說了誰知他丈夫正是宋公子因此同至前途咱妹子迎頭把熊大郎攔住與他戰鬥紫瓊姐姐趁空卽將公子劫去咱聞了幾合撇了熊大郎趕上紫瓊姐姐把公子送到燕家村交與太公夫人只因聞得彼處官兵現在搜捕餘黨家家不寧所以咱同紫瓊姐姐趕來特與諸位姐姐商議長久之計三人聽了這才明白紫瓊問了衆人名姓重復行禮各道巧遇紅蕖道公子向在宋府居住今藏燕府豈不甚妥爲何欲議長久之計紫絳道現在宋燕兩村紛紛訪尋餘黨那熊大郎今日失了公子豈肯干休

勢必仍到原處搜捕一經訪知公子是燕府之婿豈有不去嚴查況是欽命要犯縱進內室有誰敢攔設有不妥所關非輕所以不能不預爲籌畫爲今之計除遠遁之外別無良策不知良箴姐姐可有安頓令兄之處燕紫瓊道良箴姐姐歷來藏身旣無人知可見所居定是僻鄉何不請公子且到尊府暫避幾時豈不放心良箴聽了不覺滴下淚來道嫂嫂那知妹子苦處自從先父遇難妹子逃避他鄉雖得脫離虎口已是九死一生後來逃入尼庵所處之地不瞞嫂嫂說方圓不及一丈起走坐卧以及飲食一切俱在

其內終年惟觀星月之光不見太陽之面蓋因庵近  
鬧市日間每多遊人故將其門牢牢反鎖惟俟夜靜  
無人始敢潛出庭院及至白晝又復鎖在其內日日  
如此八年之久幾忘太陽是何形象去年若非閨臣  
姐姐提攜無非終於斗室囚死而已今雖略有生機  
但自顧不暇何能另有安頓哥哥之處閨臣道紫瓊  
姐姐府上既難存身莫若且到嶺南權在我家暫避  
幾時又有我家兄弟可以照應俟風頭過去再回燕  
家村亦是救急之法紅蕖道此說斷斷不可昨日九  
公探得太后曾有特命天下大臣訪舉之話旣命天

下訪拏、嶺南豈有不搜捕之理、況今日被劫、明日躉  
捕、又行天下、勢必更加嚴緊、姐姐府上、豈能藏身設  
有敗露、不獨公子枉送性命、並恐種種牽連、若據愚  
見、莫若妹子修書一封、卽去投奔小瀛洲、與我哥哥  
相處、豈不是好、紫綃道、姐姐所見極是、他們郎舅至  
親、同在一處、彼此亦有照應、事不宜遲、就請修書、以  
便紫瓊姐姐趁早伴送郎君上山、紫瓊不覺含羞道  
諸位姐姐計議雖善、但宋公子患病已深、現在人事  
不知、况離小瀛洲甚遠、妹子一人、何能辦此大事、必  
須仍煩紫綃姐姐幫同照應、庶免疎虞、紫綃道、此去

小瀛洲尙有數百里咱們往返雖如風雲此時天已  
發曉安能頃刻卽回姐姐既要咱同去閨臣姐姐這  
里只管收拾起身明日咱在前途客店相會便了閨  
臣道與其如此莫若我們在此耽擱一日等姐姐回  
來一同起身也不爲遲當時紅蕖把信寫了交付燕  
紫瓊紫瓊卽攜了紫綃別了三人騰空而去少時天  
明閨臣假推有病不能動身在店住了一日到晚仍  
同紅蕖良箴守候天交三鼓紫綃方才回來良箴道  
連日姐姐爲我哥哥之事屢次勞動實覺不安可送  
到小瀛洲麼紫綃道今早同紫瓊姐姐到了他家見

了葉氏夫人把上項話說了夫人與太公再再商討  
雖放心不下因事在危急無可奈何只得勉強應允  
等到夜晚咱同紫瓊姐姐將公子送到小瀛洲山寨  
之內把書放下隨卽回來閨臣道那燕家姐姐呢紫  
紹道紫瓊姐姐也要上京應試得知諸位姐姐赴試  
之信心中甚喜意欲攜伴同行他家就在前面燕家  
村咱們此去必由村前路過因此紫瓊姐姐先趕回  
家預備酒飯以便接待諸位囑妹子回來代達其意  
姐姐意下如何閨臣道妹子巴不能多幾個姊妹路上  
才有照應今紫瓊姐姐既有此意明日路過燕家

村自然前去約他次日收拾起身走了五十里到了  
燕家村早有燕家僕婢前來迎接衆姊妹進了燕府  
見了紫瓊彼此見禮並拜見葉氏夫人原來紫瓊父  
親名燕義曾任總兵之職如今年近七旬致仕在家  
妻子葉氏跟前一兒一女女卽紫瓊兒名燕勇自幼  
習武赴試未歸燕義家資巨富雖致仕在家因主上  
久不復位時刻在念所以家中養着許多教師廣交  
天下好漢等待天下起了義兵好助一臂之力其力  
勤王昨聞女兒要同閨臣結伴赴試知道閨臣是探  
花唐敖之女又有駱賓王之女同行都是忠良之後

心中甚喜卽命家人備筵款待登時各村都知燕小姐就要起身因而燕義甥女美麗樓表姪女張鳳雛都來面求要同去赴試紫瓊與唐閨臣商議閨臣爲樂從燕義卽通知各家當時張鳳雛美麗樓都過來與衆人相見燕紫瓊命粧環擺了五桌酒席唐閨臣林婉如洛紅葉廉錦楓田鳳翹秦小春宋良箴黎紅紅盧亭亭枝蘭音陰若花顏紫紺余麗蓉司徒斌兒林書香陽墨香崔小鶯蔡蘭芳譚蕙芳葉瓊芳褚月芬張鳳雛姜麗樓燕紫瓊其二十四位小姐各按年齒歸坐飲酒暢談原來紫瓊談風甚好席上頗不

寂寞宛如我們與紫瓊姐姐今日雖是初會聽他言談莫不情投意合真令人恨相見之晚就是別位姐姐一經會面也都是。一見如故倒像素日見過一般莫非前世我們都會會過麼小春道如何不會會過妹子聞得凡人死後投胎都要歸到轉輪王殿上發放大約我們前世會在那里一會罷說的衆人不覺好笑飯罷掌燈正在閒談忽見一個女子飛進堂中身穿桃紅紬短袄下穿桃紅棉褲頭上束着桃紅魚婆巾腳下穿着三寸挑紅鞋腰繫一條桃紅絲絛手執寶劍生得十分艷麗衆姊妹一見嚇的驚疑不

止只聽那女子厲聲問道昨日那個劫去宋素姓甚  
名誰請來一覓紫綃聞言卽從身旁掣出寶劍挺身  
上前道是咱顏紫綃紫瓊也執劍上前道是俺燕紫  
瓊你是何人問他怎麼女子把二人上下看一眼道  
俺只當三頭六臂原來不過如此但你二人既以寶  
劍隨身自然都是深通劍術之人俺聞劍客行爲莫  
不至公無私倘心存偏袒未有不遭惡報至除暴安  
良尤爲切要今宋素乃欽命要犯特奉密旨擒拏你  
們竟敢抗拒官兵中途行劫俺表兄熊訓偶爾疎忽  
致將要犯被竊特託俺前來快將宋素早早獻出免

得大禍臨身。俺姓易，名紫菱。父親在日，曾任大唐都招討之職。祖父當年亦曾執掌兵權。我家世受國恩，所以特來擒此叛逆。紫瓊含笑道：尊駕此話固非強詞奪理，但你可知宋素是何等樣人？俺們救他，豈是無因？易紫菱道：他何嘗姓宋？乃叛逆九王之子。俺如何不知？紫瓊笑道：尊駕既知，更好說了。俺且請教。你說你家世受國恩，這個國恩自然是大唐之恩。了易紫菱道：如何不是？紫瓊道：府上既受大唐之恩，要知九王爺不獨是大唐堂堂滴派，並是大唐爲國忠良。他因大唐天子被廢，每念皇恩，欲圖報効，所以特起

舌上龍泉  
能不戰而

卷

義兵迎主還朝那知寡不敵衆爲國捐軀上天不絕忠良之後故留一脉不意尊府乃世受唐恩之人不思所以圖報反欲荼毒唐家子孫希冀獻媚求榮不獨恩將仇報遺臭萬年且劄俠之義何在公道之心何存今趁諸位姐姐在此尊駕不妨把這緣故說明如宋素果有大罪俺們自當獻出決不食言易紫菱聽了立在堂中如同木偶半晌無言紅蕖見這光景連忙攜了閨臣上前萬福道姐姐有話何不請坐慢慢再談易紫菱一面把劄入鞘一面還禮道姐姐請坐於是大家一齊歸坐紫綃紫瓊也將寶劄入鞘歸

位易紫菱問了衆人名姓閨臣把上京起試路過此處話說了紅蕖望着燕紫瓊道我看紫菱姐姐舉止大雅器度非凡真不愧名將之後令人惟恨相見之晚但他府上既世受國恩斷無恩將仇報之理這是上天不絕良善之後所以幸遇這位姐姐若是遇了那些負義忘恩之人紫菱不等話完卽接着說道宋素究是唐家子孫妹子此時若食周朝之俸自然惟知忠君之事替主分憂何暇計及別的好在俺非有職食祿之人此來係爲表兄所託諸位姐姐旣仗義相救俺妹子豈敢另有他意就此告別他日再於京

中相會正要拜辭燕紫菱那里肯放務要攀留少飲數杯略盡主誼閨臣紅蕖衆姊妹也再再相留紫菱情不可却只得應允燕義躲在後堂探知這些情節久已命人預備筵席登時重整杯盤衆姊妹又復敘坐閨臣紅蕖紫綃紫瓊與易紫菱同坐一席酒過數巡紅蕖道適才姐姐有他日京中相會之話莫非也有京師之行麼紫菱道不瞞姐姐說妹子幼年亦曾略知詩書前應郡試雖得微俸但悵尙無伴侶所以未及登程大約遲早亦擬就道閨臣道姐姐既無伴侶如府上無事何不與妹子同行豈不甚便紫菱道

妹子適才亦有此意因初次見面不敢唐突既承厚愛足慰下懷俟回去稟知老母自當附驥同行諸位姐姐倘能在此少爲耽擱妹子回去略爲收拾不過兩日即可趕回燕紫瓊道家母正要攀留衆位在此盤桓數日姐姐只管回去慢慢收拾我們自當在此靜候閨臣道雖承伯母盛意但人口太多過於攬擾實覺不安姐姐千萬早些趕來以便作速起身紫菱連連點頭紫絳道姐姐回去作何回覆你家表兄也須預爲籌畫省得臨期又有糾纏紫菱道俺只說無從尋找他又何能再爲糾纏席散後別了衆人將身

一躍登時去了坐中如林書香蔡蘭芳及崔小鶯之  
類從未見過飛來飛去之人今見紫菱這股舉動真  
不出神叫奇都道不意世間竟有如此奇人持花因  
又談起去年紫綃寄信婉如赤腳亂鑽光景引的眾  
人不覺好笑小春道我看婉如姐姐日後定要成仙  
蘭音道何以見得小春道世上既有纏足大仙自然  
該有赤足小仙這是衣鉢相傳亦非偶然所以妹子  
知他必要成仙衆人聽了雖覺好笑却不知纏足大  
仙是誰婉如道纏足大仙四字只有閨臣若花兩位  
姐姐心內明白除此之外再無第三人何以傳到小

春姐姐耳內令人不解田鳳翹道你們海外各事我家九公舅舅到了無事與我們閒談那樣不說並囑我們日後如到海外遇見仙果切莫嘴饞惟恐捉去要釀個兒酒那才苦哩婉如聽了回想當日喫果身軟以及男妖搽臉抹粉光景倒也好笑廉錦楓見他們說的藏頭露尾走到小春跟前再三追問小春只得把個兒酒及纏足大仙一切情節略略說個大概衆人笑個絕倒褚月芳道今日見了紫菱姐姐飛來飛去業已奇極誰知還有海外這些異事真是聞所未聞余慶恭道剛才紫菱姐姐來時何等威武那知

紫瓊姐姐口齒靈便只消幾句話把他說的啞口無言，把天大一件事化爲瓦解冰消，可見口才是萬不可少的。當日子產有辭鄭國賴之這話果真不錯。司徒斌兒道：「紫瓊姐姐幾句話不難免了許多干戈並與紫菱姐姐打成相識，倒結了伴侶，將來路上得了紫紺、紫瓊、紫菱三位姐姐妹子，別無叨光之處，就只到了客店，可以安然睡覺，叫作高枕無憂，宛如道。」若據姐姐之言，路上有了他們三位，連看家狗也不必帶了。顏紫紺道：「若把狗帶去，設或有人赤腳鑽在床下，他趕上一口，把腳還要咬赤哩。」說的衆人胡盧大笑。

笑小春道：紫綉姐姐把赤腳二字忽然改做腳赤，這個故典用的生動，真是化臭腐成神奇。將來場中文字都像這宗做法，不獨要擾高發喜酒，並且妹子從此要擱筆了。婉如道：場中若像這般用意，即使高發也有些臭氣。紫綉笑道：原來婉如姐姐腳是臭的，咱們快走罷。莫把紫瓊姐廳房薰壞了。大家笑着一齊起身，來到葉氏夫人跟前，道了厚擾，各自安歇。次日飯後，葉氏夫人命影瓊引眾位小姐到花園遊玩，正是桃杏初開，柳芽吐翠，一派春光，甚覺可愛。大家隨意散步到各處暢遊，一通紫瓊道：妹子，這個花圃

只得十數處庭院，不過借此閒步，其實毫無可觀。內中却有一件好處，諸位姐姐如有喜喫茶的，倒可烹茗奉敬。蘭音道：「莫非此處另有甘泉？何不見湯一盞？」紫瓊道：「豈但甘泉，並有幾株絕好茶樹，若以鮮葉泡茶，妹子素不喫茶，固不能知其味，只覺其色似更好。」看墨香道：「姐姐何不領我們前去喫杯鮮茶，豈不有趣？」紫瓊在前引路，不多時來到一個庭院，當中一座亭子，四圍都是茶樹，那樹高矮不等，大小不一，一色碧綠，清芬襲人。走到亭子跟前，上懸一額，寫着綠香亭，三個大字，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紅線遇精精兒尚須格鬪惜乎長於劍術未善於  
解令耳蔬菴

鏡花緣卷十三

第六十一回

小才女亭內品茶

老總兵園中留客

話說衆小姐來到綠香亭，都在亭內坐下。蔡蘭芳道：這綠香二字不獨別致，而且極傳此地之神。這定是紫瓊姐姐大筆了。燕紫瓊指着姜麗樓，張鳳雛道：名字是麗樓姐姐起的，都是鳳雛姐姐寫的。並且如今連這花園也就叫做綠香園了。崔小鶯道：原來是鳳雛麗樓二位姐姐手筆。妹子有句批語叫做寫做俱

佳麗樓道這是妹子亂道尚求姐姐改正鳳雛  
予自知寫的不好虧得名字起的雅把字的壞處也  
就遮掩了登時那些鬟環僕婦都在亭外紛紛忙亂  
也有汲水的也有搗爐的也有採茶的也有洗杯的  
不多時將茶烹了上來衆人各取一杯只見其色比  
嫩蕊還綠甚覺愛人及至入口真是清香沁脾與平  
時所喫迥不相同個個稱讚不絕宛如笑道姐姐既  
有如此好茶爲何昨日並不見賜却要遲到今日豈  
不令人恨相喫之晚麼小春道昨日我們初與紫瓊  
姐姐會面宛如姐姐曾言惟恨相見之晚今日品了

這茶又言惟恨相喫之晚。婉如姐姐原來是世間一個恨人，處處不離恨字。閨臣道：適才這茶不獨茶葉清香，水亦極其甘美。那知紫瓊姐姐素日却享這等福氣。紫瓊道：妹子平素從不喫茶。這些茶樹都是家父自幼種的。家父一生一無所好，就只喜茶。因近時茶葉每每有假，故不惜重費，於各處購求，種如巴州峽山大樹，亦必費力盤駁而來。誰知茶樹不喜移植，縱移半株，從無一活。所以古人結婚有下茶之說，蓋取其不可移植之義。當日並不留神，後來移一株死一株，才知是這緣故。如今園中惟存十餘株，還是

家父從前於閩浙江南等處覓來上等茶子栽種活的種類不一故樹有大小不等家父著有茶誠兩卷言之最詳將來發刻自然都要奉贈紅紅道妹子記得六經無茶字外國此物更少故名目多有不知令尊伯伯既有著作姐姐自必深知何不道其一二使妹子得其大略呢紫瓊道茶卽古荼字就是爾雅荼苦檳的荼字詩經此字雖多並非荼類至茶轉荼音音讀荼今音讀茶最爲簡截至於荼之名目郭璞言

早採爲茶晚採爲茗茶經有一茶二櫟三叢四蕪五  
卉之稱今都叫做茶與古不同若以其性而論除明  
目止渴之外一無好處本草言常食去人脂令人瘦  
倘嗜茶太過莫不百病叢生家父所著茶誡亦是勸  
人少飲爲貴並且常戒妹子云多飲不如少飲少飲  
不如不飲况近來真茶漸少假茶日多即使真茶若  
貪飲無度早晚不離到了後來未有不元氣暗損精  
血漸消或成痰飲或成痞脹或成癰癥或成疝瘕餘  
如成洞瀉成嘔逆以及腹痛黃瘦種種內傷皆茶之  
爲害而人不知雖病不悔上古之人多壽近世壽不

長者皆因茶酒之類日日克伐潛傷暗損以致壽亦隨之消磨此千古不易之論指破迷團不小無如那些臺茶好酒之人一聞此言無不強詞奪理百般批評並且啞然失笑習俗移人相沿已久縱說破舌尖誰肯輕信卽如家父茶誠云除滯消壅一時之快雖佳傷精敗血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爲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麼總之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若嗜好無忌暗中損人不少因而家父又比之爲毒檳榔蓋檳榔初食味頗苦澁久之方回甘味茶初食不覺其害久後方受其殃因此

謂之毒橄欖亭亭道此物既與人無益爲何令尊伯  
伯却又栽這許多豈非明知故犯麼紫瓊道家父向  
來以此爲命時不離口所以種他近日雖知其害無  
如受病已深業已成癖稍有間斷其病更兇自知悔  
之已晚補救無及因此特將其害著成一書以戒後  
人恰好此書去年方才脫稿腹中忽然嘔出一物狀  
如牛脾有眼有口以茶燒之張口痛飲飲至五椀其  
腹乃滿若勉強再澆茶即從口流出恰與家父五椀  
之數相合蓋家父近年茶量更大每次必喫五椀若  
少飲一椀心內即覺不寧少停再飲仍是五椀因此

身體日見其瘦飯亦嬾喫去年偶因五椀之後強進數椀忽將此物吐出近來身體方覺稍安若花道這是吉人天相兼之伯伯立言垂訓其功甚大所以獲此善報將來定是壽享期願紫瓊道家父若像去歲一飲五椀之時幾至朝不保暮此時較前雖覺略健奈受病已深年未五旬已覺衰老但願如姐姐所言那就是妹子之福了譚蕙芳道適才姐姐言茶葉多假不知是何物做的這假茶還是自古已有還是起於近時呢紫瓊道世多假茶自古已有卽如張華言飲真茶令人少睡既云真茶可見前朝也就有假了

況醫書所載不堪入藥假茶甚多何能枚舉目下江浙等處以柳葉作茶好在柳葉無害於人偶爾獎些亦屬無礙無如人性狡猾貪心無厭近來吳門有數百家以泡過茶葉曬乾妄加藥料諸般製造竟與新茶無二漁利害人實可痛恨起初製造時各處購覓泡過乾茶近日遠處販茶客人至彼買貨未有不帶乾茶以做交易至所用藥料乃雌黃花青熟石膏青魚膽柏枝汁之類其用雌黃者以其性淫茶葉亦性淫二淫相合則晚茶殘片一經製造即可變爲早春用花青取其色有青艷用柏枝汁取其味帶清香用

青魚膽漂去腥臭取其味苦雖黃性毒經火甚於砒  
霜故用石膏以解其毒又能使茶起白霜而色美人  
常飲之陰受其毒爲患不淺若脾胃虛弱之人未有  
不患嘔吐作酸脹滿腹痛等症所以妹子向來遵奉  
父命從不飲茶素日惟飲菊花桑葉柏葉槐角金銀  
花沙苑蒺藜之類又或用炒焦的薏苡仁時常變換  
倒也相宜我家大小皆是如此日久喫慣反以喫茶  
爲苦竟是習慣成自然了葉瓊芳道真茶既有損於  
人假茶又有害於人自應飲些菊花之類爲是但何  
以枯葉槐角也可當茶呢葉瓊芳道世人只知菊花桑

葉之類可以當茶那知柏葉槐角之妙案本草言柏葉苦平無毒作湯常服輕身益氣殺蟲補陰鬚髮不白令人耐寒暑蓋柏性後凋而耐久稟堅凝之質乃多壽之木故可常服道家以之點湯當茶元日以之浸酒辟邪皆有取於此麝食之而體香毛女食之而體輕可爲明驗至槐角案木草乃苦寒無毒之品煮湯代茗人服頭不白明目益氣補腦延年蓋槐爲虛星之精角爲純陰之質故扁鵲有明目烏髮之方葛洪有益氣延年之劑當日庾肩吾常服槐角年近八十鬚髮皆黑夜觀細字卽其明效可惜這兩宗美品

世人不知視爲藥物反用無益之苦茗聽其克伐豈不可歎小春道妹子正在茶性勃勃聽得這番談論心中不覺冰冷就是再有金茶玉茶也不喫了明日也去找些枯葉槐角作爲茶飲又不損人又能明目豈不是好良箴道這茶我們能喫多少每日至多不過五七杯何必戒他小春道誤盡蒼生就是姐姐這句話你要曉得今日是一個五七杯明日就是兩個五七杯後日便是三個五七杯日積月累到了四五十歲便是幾百幾千幾萬五七杯宛如道姐姐與其勞神算這細帳何不另到別處走走隨卽攜了小春

出了綠香亭衆人也都跟著走了兩層庭院紫瓊又引至一個杏花多處進了廳房就在廳上坐下看花閒設到晚正要擺設晚飯只見衆園丁擋了許多行李進來紫瓊只當易紫菱來了及問園丁原來却是過往女眷因本村客店都被衆小姐車輛人夫住滿無處存身因聞燕貞外向來最肯與人方便每逢客店住滿凡來借居莫不容留所以來此借宿一宵燕義因是女眷不能推脫只得命他們暫在園丁女眷房內權宿一夜不多時有幾個婦女遠遠而來園丁走過把廳上門帘垂下衆姊妹都在廳內張望原來

却是四個女子後面跟着兩個老嫗。內有一個女子  
紅蕖，甚覺眼熟。仔細一看，倒像薛衡香模樣。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幽花滿逕，好鳥迎人。別具一種聲色，疏蕪。

鏡花緣卷十三

第六十二回

綠香園四美巧相逢

紅文館羣芳小聚會

話說洛紅蕖正在細看，只聽廉錦楓道：「紅蕖姐姐，你  
看那個穿青的，豈非紅萸姐姐？」紅蕖復又細看，果  
是尹紅萸，隨卽應道：「姐姐眼力不差。」紫瓊忙問道：「莫  
非一位姐姐都熟識麼？」紅蕖道：「這四人我只認得兩  
個，一名薛蘅香，一名尹紅萸。」閨臣道：「那蘅香姐姐，自  
然是仲璫伯伯之女。紅萸小姐，莫非尹太老師千金？」

麼紅蕖道正是紫瓊道既是一位姐姐親眷何不請來一會卽命鬟環去請不多時四個女子過來大家見禮讓坐薛衡香與紅蕖各道久澗尹紅萸見了紅蕖錦楓歡喜非常姚芷馨同婉如各道別後渴想衆人問起那個女子名姓却是麟鳳山的魏紫櫻芷馨問了閨臣名姓卽同薛衡香再三致謝當日伯伯拯救之恩閨臣前在海外曾聞魏紫櫻男裝打死狻猊之事也向紫櫻再三道謝洛紅蕖把在座衆人名姓都向四人說了問起根由原來四人也是去赴部試都在前途相遇的於是大家約了一齊結伴同行紫

瓊隨命擺設酒飯，衆人序齒歸坐。酒過數巡，正在閒談，忽見牆外飛進一個人來，薛蘅香嚇的把飴丟在地下，身上只管發抖。姚芷馨推開椅子，躲在桌下。衆人看那女子，却是易紫菱回來，把包裹放下，向衆人萬福。衆人還禮讓坐。紫瓊把姚芷馨攏扶起來，道：「姐姐爲何這般膽小？」芷馨道：「只因前在巫咸帶了乳母前去掃墓，忽遇強人持刀行兇，幾乎喪命。幸虧唐伯伯拔刀相助，才得脫身。至今留下一個病根，但遇驚嚇，就覺膽落，適才躲避桌下，自知失儀，露醜，實係情非得已。」諸位姐姐莫要發笑。蘅香道：「妹子剛才嚇的

失飭也因那日受了驚恐留的病根此時想起當日唐伯伯救命之恩更令人感激無地大家讓紫菱一同坐了、緊環把包裹取過閨臣笑道紫菱姐姐這才算得輕騎簡從哩紫菱道若要僱車裝載行李大約還須兩三天方能到此此時不能不從簡便諸位姐姐不知打算何日動身閨臣道此時別無甚事姐姐既到自然明日長行燕紫瓊仍要鑿留一日衆人執意不肯定要明日起身多几公不行來催紫瓊見挽留不住只得命人收拾明日一同長行當賜飯罷張鳳雛姜麗樓都匆匆回去約定明早在此會齊衆人

各自安歇。紫瓊見紫菱帶的行囊過少，即命紫瓊送了兩牀被褥過去。紫菱道謝收了。次日大家早早就來，張鳳雛、姜麗樓也都過來，共二十九位小姐一同用了早飯，拜辭葉氏夫人，望北進發。一路曉行夜住，這日到了長安。多九公預先進城，找尋下處，恰好太后恐天下衆才女到京，住在客店不便，因當日抄沒九王府一所院落，寬濶，房屋甚多，又命工部蓋了許多羣房，賜名紅文館，如願住者悉聽其便。多九公聞知甚喜，即將衆人文書呈驗，用了些須使費，驗了一所大院落，通知衆人一齊進城，到寓所。多九公引

衆小姐各處看了一遍前後六層兩傍羣房無數。另有一個總門出入。若把總門閉了，宛是一家宅院。衆人看了無不歡喜。多九公道：唐小姐看這房屋還喫住麼？閻臣笑道：莫講我們，就再添幾十人也還够住。好在又有內外廳房，又大難得。九公費心尋此好寓，多九公道：這是老夫格外用了些須使費，才能如此現在此處。或三五間一所，或十餘間一所。老夫細細訪問，大約已有二三百處有人住了。我們這所大房，據管房人說，當初原預備禮部尙書禮部侍郎、卞孟兩府小姐住的。此時因兩府小姐俱不赴試，才敢給

我們居住紅蕖道卡孟兩府有幾位小姐却要如此大房多九公道據說下府有七位小姐孟府有八位小姐因他生的小姐過多所以卞孟兩位夫人人都稱做瓦窯還有許多親眷姊妹連他兩府約有三十位因此才備這所大房婉如道既如此爲何又不赴試哩多九公道聞得有甚迴避不准應試林書香道姪女有件事拜煩九公我同蘭芳表妹有幾個弟婦也來赴試不知可在此處作寓今日已晚明日將名姓開了拜煩代爲問問多九公道這事容易明日請把姓名開來說著卽去照應衆人搬發行李安排

厨竈衆位小姐或三個一房或五個一房接連連都將行囊牀帳安置早早安歇次日多九公掣著一本號簿進來向林書香蔡蘭芳道老夫才同管家子的將號簿借來凡有赴試在此住的都在上面令親可會到此請二位小姐一看就知道了二人接過看了一遍不覺滿面堆下笑來閨臣道莫非諸位令弟夫人都在此作寓麼二人連連點頭把號簿交給九公再三道謝多九公掣著去了當時譚蕙芳葉瓊芳褚月芳陽墨香崔小鶯都過來商量同去探望卽命蒼頭在前引路七位小姐帶了乳母影環一齊出了

總門兩面房舍雖接連不斷，靜悄悄門前却無一人。也無閒人來往，惟見幾個提籃買物之人，亦皆俯首而行。書香細問蒼頭才知太后因此處地方遼濶，院落甚多，恐有小人生事，特派兩員大臣帶了兵役在此彈壓。頭門以內禁止閒人擅入，無論大小交易，均在頭門以外。所有各家僕人，總歸自己總門以內，毋許門首閉立，亦毋許無故閒步。如有不遵，枷號示衆，夤夜犯者，卽送刑部衙門加倍治罪。因此外面並無閒人來往。章文兩家蒼頭引著七位小姐，各處探望一遍，隨卽回寓。不多時，文府大公子文芸之妻章蘭

英二公子文蔚之妻邵紅英三公子文箕之妻戴瓊英四公子文菘之妻由秀英五公子文荪之妻錢玉英還有秀英表妹田舜英六位小姐俱來回拜書香迎接進內與衆人一一拜見正在讓坐忽聞章府大公子章莊之妻井堯春二公子章芝之妻左融春三公子章衡之妻廖熙春四公子章蓉之妻鄭芳春五公子章鄉之妻鄒錦春六公子章芑之妻鄒婉春七公子章若之妻施艷春八公子章芹之妻柳瑞春九公子章芬之妻潘麗春十公子章艾之妻陶秀春共十位小姐都來回拜蘭芳連忙迎出引著見了衆人

彼此問了名姓都請在廳房坐下閔臣見人才濟濟十分歡悅因與書香蘭芳商議既是至親此間房屋甚多何不請他們搬來同住彼此都有照應豈不是好書香卽將此意向蘭英堯春諸人說了個個歡喜無不情願隨卽各命僕婢將行李搬來閔臣託未空帶著衆鬟環鋪設牀帳安排桌椅到晚就在廳房擺了十桌酒席當時唐閨臣林婉如洛紅葉廉錦楓黎紅紅盧亭亭枝蘭音陰若花田鳳鄧秦小春頤紫綃宋良岱余麗蓉司徒斌兒林書香陽墨香崔小營蔡蘭芳譚蕙芳葉瓊芳褚月芳燕紫瓊張鳳雞姜麗樓

易紫菱薛衡香姚芷馨尹紅萸魏紫櫻章蘭英邵紅  
英戴瓊英由秀英田舜英錢玉英井堯春左融春廖  
熙春鄭芳春鄺錦春鄒婉春施艷春柳瑞春潘麗春  
陶秀春共四十五位小姐無分賓主各按年齒歸坐  
飲酒暢談酒過數巡宛如道今日衆姊妹這般暢聚  
妹子心裏喜的不知怎樣才好若說性恨相見之仇  
罷小春姐姐又說俺是個恨人若說都有宿緣罷他  
又說曾在鬼門關上會過這語俺都不說只好用那  
久仰大名如雷貫耳幾句俗套了小春道這話不但  
過俗並且一派虛浮全是搗鬼若謂久仰大名我們

若未會面誰知誰的大名素日不知却說久仰豈非  
搃鬼麼閩臣道久仰大名這句話只有兩個人可以用得當日我家叔父曾言當今有兩個才女一名史  
幽探一名袁翠芳會將蘇蕙璇璫圖繹出許多詩句  
太后見了甚喜因此才有女試恩詔我們若見這二人那才算得久仰大名哩章蘭英道這二人素日妹子也會聞名並且所繹之詩也都見過果然甚好林  
書香道妹子昨看號簿上面並無其人大約不在此處居住不然倒可會面并堯春道姐姐莫忙到了部試少不得都要會面的飯罷都到庭中閒步忽覺一

股清香，撲鼻遠遠望去，原來有幾叢木香蟠在牆角，開的甚盛。於是齊到跟前正在觀看，忽聞隔牆有婦女啼哭之聲。閨臣道：「問得此處圍牆以內向無民房，都是我輩赴試的寓所，何得忽有哭聲？定有緣故。」秦小春道：「有甚緣故？此必赴試女子，自幼從未出外。此刻想家，所以啼哭。」閨臣道：「須託九公前去問問，或者是赴試女子偶然串病，抑或缺了盤費，均未可知。問個詳細，倘能周濟，也是一件好事。」秀英道：「姐姐不必打聽，此事妹子盡知。這個啼哭的，是赴試縉姓女子，前者妹子同表妹舜英進京，會與此女中途相

遇因他學問甚優，兼之氣味相投，所以結伴同行到了京師。就在一處同住，隔牆這所房子就是我們所住之處。前者到寓此女檢查本籍文書，誰知因他起身匆促，竟將文書未曾帶來。此時離部試之期甚近，其家遠在劍南，何能起文行查？眼看不能應試，因而啼哭紅蕖道：「這是他忙中有失，也是命中注定歸咎何人？」舜英道：「剛才秀英姐姐已將自己文書送給此女，教他頂名應試。不知為何却又啼哭？」林書香、陽墨香一聞此言，嚇的驚疑不止，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興趣濃處，偏有此一人向隅，致令滿座不樂。却又

卷之三  
從絕處逢生此樂較前愈樂蔬菴